2021年1月29日 新世界时报
NEW WORLD TIMES

乡村鸡鸣

方华

"喔喔喔——"鸡鸣声把我从梦中叫醒。睡眼朦胧中见窗外路灯昏黄,幢幢楼房还在夜色里打着瞌睡。这才想起,昨天乡下亲戚进城,带来的一只公鸡还养在厨房里呢。

忽然睡意全消,起身坐在床上望着窗外,似乎要从林立高楼的缝隙里看到那遥远的村庄。想那童年的故乡,此刻该安坐在那方熟悉的原野,在黎明前的这片月色星光下鸡鸣声声吧?

记忆许多时候是一潭沉水,往往在一次偶尔的触动下,如同跌宕的溪流突然注入,许多沉淀在底的曾经被泛起。此刻,儿时的一些记忆便浮上心头。

儿时的乡下,谁家不养有几十只鸡。鸡生蛋基本是换两个油盐钱,补贴家用;来了亲戚朋友就到菜墩上捋一把青色、再捉一只子鸡烧了,那就是把你当贵客待了。

家家户户养鸡,对鸡鸣自然就习惯、甚至是麻木了。鸡叫头遍时,我大多是在梦乡里。偶尔睁眼,见到的必是母亲忙碌的身影,不是在收拾我们几个子女抛在床头地下的脏衣去洗刷,就是手持一把扫帚窸窸嗦嗦地清扫地上的尘垢。虽然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母亲不知对我们说了多少遍,还是要赖在被窝里,迷迷蒙蒙地听着乡村那高昂的雄鸡报晓的大合唱。

终于在鸡叫三遍后起床。灶台上已是热气腾腾,灶台后,炉火映红了母亲的脸膛。若是夏天,会有一颗颗晶莹的汗珠挂在母亲的脸颊上。

这时,母亲会将鸡笼打开,一群鸡就在一只高大的、羽毛像一团燃烧的火一般的雄鸡的带领下,跟在母亲的身后拥向屋外,啄食母亲撒向地面的稻谷。

那只火一般的大公鸡曾是我童年的骄傲,它不但斗败了村中所有敢于向它挑战的同类,也赢取了它自己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凌晨,第一声的"喔喔喔"也是由它叫起,大有一种"我不开口谁敢言"的王者气概。白天,在野外觅食,这只公鸡若扒到"美食",也绝不独享,它总是"喔喔"地呼唤身后的一群母鸡,让它们享用。在这方面,恐怕现在的许多男士都不如它。

那时候,小孩子们非常喜爱看一部叫《半夜鸡叫》的小人书。说是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起早多干活,半夜跑到鸡笼边学鸡叫。几次以后,被长工们发现,于是在一个黑夜将又在鸡笼边学鸡叫的周扒皮狠揍了一顿,边揍边故意地喊:"打死你这个偷鸡的贼,打死你这个偷鸡的贼!"每看到这里,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开心地笑。

乡村时有偷鸡的贼。有人家鸡被偷了,大人就站在门口骂:"日祖宗的。"小孩就喊:"周扒皮,周扒皮。"

也有黄鼠狼来叼鸡的。半夜,听到鸡笼有扑腾声,等人起床赶到笼前,不是鸡已被叼走一只,就是有鸡被咬伤或咬死在笼内。

一日深夜,家中鸡笼传来大的动静。等母亲匆匆去看时,又传来母亲的惊呼。等我睡眼惺忪地跑到鸡笼前,也吃惊地瞪大了眼。原来,笼内正在发生一场恶斗,那只火一般的大公鸡正用它的尖喙不停地袭击一只钻入笼中的黄鼠狼。在母亲手中煤油灯的照映下,那只黄鼠狼显然惊惶失措,想逃离,但它逃跑的方向总是受到大公鸡坚嘴利爪的围堵,在它一次快要窜出鸡笼的空隙时,硬是生生地被大公鸡啄住拖了回去。进攻、反扑、追击、挣扎,终于,黄鼠狼倒在了笼中。"喔喔喔——"雄鸡昂首大叫,随即,"喔喔喔"的叫声此起彼伏,像是胜利的欢呼与响应。

也喜欢母鸡在树林草地上边觅食边发出的带颤音的"咯呃——咯呃——"的叫声,像悠闲的人哼着一首快乐的歌。若是夏日正午,遇上母鸡下蛋,那却是很让小憩的乡人恼火的。下了蛋的鸡,就像是一个终于养了个儿子的农村媳妇,"咯咯咯蛋"的自豪而响亮的叫声,似乎要嚷给"地球人都知道"。村中的一个叔爷脾气暴躁,一日正鼾,被"咯咯蛋"吵烦,竟摸起一根树棍,撵着那只鸡在村中转了几圈,弄的鸡飞狗跳的。

刚下过蛋的鸡,母亲是不让我们赶吓的,说是惊了以后,就在外面丢蛋了。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也经常在稻草堆下面、盛放草木灰的灰塘里捡到鸡蛋。

母鸡孵蛋,或是带着一群黄绒绒的小鸡时,大人们也不让我们碰,因为,为保护自己的子女,母鸡会疯狂地攻击它感觉有危险的对象的。人禽之间,母爱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常见国画大师们以花前叶下的母鸡带小鸡为题,重墨淡彩地描述一份融融的亲情与母爱,意境淡泊温馨,这是西画难以表达的。

后来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中有句:"鸡鸣桑树巅",知道描写的正是乡下白日的一个谐和景象。几只鸡栖居在斜伸的树干之上,或眯眼、或东张西望,偶有一两只不甘寂寞者,"喔喔"或"咯咯"一声,平添了乡村的一分悠闲与安逸。

儿时的乡下,没几家有闹钟之类的报时工具,公鸡报晓也就成了乡人起床作息的信号。鸡叫头遍,一般是在丑末寅初,整个乡村大地还笼罩在一片夜色里。记得一次随母亲去县城,因那时交通不便,要走十多公里的路才能到最近的区汽车站乘车,鸡叫头遍时便动身上路了。一路走,一路听着村落间此起彼落的鸡鸣,看着天上的星星逐渐稀落消逝,看着东边的天际逐渐泛白变红,最后,似是在一声悠长嘹亮的雄鸡鸣叫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种"一唱雄鸡天下白"的美丽而壮观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母亲早已离我而去,故乡也成遥远的记忆。住在钢筋水泥的城堡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样的景象恐也只能在《桃花源记》里欣赏了。

"喔喔喔——"厨房里的公鸡又在鸣叫。时光流转,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以及那远方的故乡,都开始了新的一天。

福兴祖庙:古老的移民部落

文、许文艳

福兴祖庙位于粤西的茂名市电白区境内,座落于水东湾旁边美丽的鹅哥山上。这里有茂密的绿色植被、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海产品,滋养着勤劳的人们。

深秋的一天,我从千里之外来到鹅哥山,追寻先人们的足迹,寻找人类血脉相传的奇迹。拜访一座充满历史气息的祖庙,追本溯源,回忆古人的历史,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电白镇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海腥味,看看四周,有点遗憾,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镇。

当地的朋友李光灿接待了我,他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往海边驶去,很快就驶出小镇,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

这时,我发现马路对面一个古色古香的大牌坊,上书"海尾社区"。牌坊中间的门洞很宽敞,可以容两辆小车并排行驶,两侧各有个小门。

绿灯亮起,我们穿过主干道,往前驶进牌坊。宽敞的水泥路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小楼和各类商铺,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与城镇没有区别。

回头望望牌坊外的世界,路口的红绿灯不知疲倦地闪烁,一辆辆汽车从牌坊外的公路驶来驶去,发出一阵阵嘈杂声音。

一座牌坊隔出了两个世界。

李光灿沿着纵横交错的乡道,熟练的往前行驶,很快拐进一条小道,道路依然很宽,两边是金黄的稻田,看不到更多的农作物,也没有见到当地久负盛名的水果。

没等我提出疑问,李光灿放慢车速,指着路边绿意盎然的树告诉我,那些都是果树,每户人家都会在家前屋后种植一些,只是现在不是季节。等到荔枝、龙眼、菠萝蜜成熟的时季,处处是新鲜的水果,好客的乡亲们会吆喝着人们随摘随吃。

很快,我们来到一座小山前,李光灿顺着坡道骑上去,就看到一座三连排的庙宇,红色的主墙上点缀着很多五彩的花纹。庙前是一片开阔地带,可以停放车辆,站在庙门口才发现,这里是这片地域的最高处。

庙前是一个楼梯,往山下延伸。站在楼梯口向远处望去,山岗一层一层地向外伸展,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树林里。一阵风吹过,远处的葱翠里隐约露出村民们的小楼。两边是山岭相抱,与眼前层层叠叠的山岗形成一个三合的拱卫之象,为祖庙增添了威严的气势。

楼梯两侧的护栏上雕刻了两只栩栩如生的鹅哥,无声地告诉我,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鹅哥寨"。

鹅哥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隋唐时期人们生活的遗迹。历史著名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就出生在南北朝时期的电白镇。

宋朝时期,很多福建人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移,坐着船沿着海岸线来到电白区,其中人数最多也是最出名的一支就是眼前"福兴祖庙"的祖先们。

崇祯十五年(1642年),道士杨天锡带着漳州、莆田等地的乡亲们乘船南下,四处寻找适合的居住地。

当他们的船行驶到水东湾的时候,杨天锡发现这里风景如画,水源充足,适合人们居住,就让乡亲们下船上岸。

据乡里记载,杨天锡登上最高的遵兴堡鹅阁山四处眺望,当地人称这里为"鹅阁山"。他发现鹅阁山三面环水,北面山连着山,周围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是一块可以让他们繁衍生息的风水宝地。

于是,船上的24个姓氏72个人成为鹅阁山的新移民。他们不辞辛苦的在这里开荒耕地,织网捕鱼,繁衍子孙后代。

当地的土著看到新移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想抢夺鹅阁寨,把他们努力的成果占为己有。

于是,一场战争爆发了。

当地人比较多,他们像黄蜂一样团团围住鹅阁寨,日夜进攻。鹅阁寨里的人单力薄,他们团结一致,紧闭寨门,选择有利的时机派出人马攻击对方,然后迅速撤退,就像敏捷的鹅哥一样。人们把本地人的战术称为"黄蜂阵",鹅阁寨的战术称为"鹅哥阵"。

经过反复较量,本地人被鹅哥寨的人打败了,从此"鹅阁山"改名为"鹅哥山","鹅阁寨"也成了"鹅哥寨"。

鹅哥寨的人们遵循古人的教诲,传承先人留下的优良传统,努力生产劳作,教育后代,人丁越来越兴旺。他们的居住地向周围的乡镇蔓延开来,陆续分散到沙院、南海、小良等地,居住面积越来越广,后代也越来越多。

三代之后,24个姓氏分成了48个家族。他们聚集在鹅哥寨进行商议后达成共识,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了"福兴庙"。"福"是不忘记他们的来处,他们是从福建来的人,也有祈福的意思;"兴"是原来地名"遵兴堡"的简称,也有兴旺发达的意思。

时光飞逝,福兴庙没有逃过历史的侵蚀,被损毁。

到了1995年,曾经的移民后代在原址重新修建了福兴庙,为了表达对先人的敬仰之情,把"福兴庙"改名为"福兴祖庙"。庙的正门上书"福兴祖庙",左门上书"福兴乡学",右门上书"福兴祖祠"。

"生生不息,宁极深根秋又春。"

闭上眼,福兴祖庙里浓郁的香火气息萦绕在鼻端,绵长又悠远,滋养着福兴祖祠的先人们;福兴乡学里仿佛传出孩童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一刻,山下的水东湾依旧,山上的人们依然。福兴祖庙里,真实地纪录着历史和人类的血缘,还有彼此割舍不断的情感。

粤西的深秋与夏日相似,气温没有明显的变化,少了些酷热,带着丝清凉。抬头望去,蔚蓝的天空上静静地飘着几朵慵懒的白云。

眼前的祖庙有古朴的外表,简单的结构,却有着浓厚的历史和深深的情感。庙里有位敦实的庙祝,微笑着接待每一位访客。乡民们带着供品来祭拜先祖或者祈福。

这里体现了移民们的凝聚力和祖先的传统文化,又向人们展示一千多年前的文化历史。

微风吹拂着脸颊,伴随着海洋的气息。一阵鸟鸣从庙后掠过,带起一阵热闹,再次归入宁静。这里自成一隅,仿佛不忍惊醒先人,只有风声、树声和鸟鸣声,声声入耳,诉说着祖庙的故事,还有繁衍的人间烟火。